

●张欣毅

《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印象

摘要 《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50周年了。50年可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为本行业做出了可贵贡献。希望它不断进步,创造新业绩。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学报 创刊50周年 成绩 希望

分类号 G232

ABSTRACT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s already a history of 50 year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librarianship in each of the periods.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best wishes for the journal to continue its rapid development and to make greater achievements.

KEY WORDS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50th anniversary. Achievements. Hope.

CLASS NUMBER G232

如果要在当代中国众多的图书馆学期刊中寻觅一份堪称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尤其是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史的“全息记录”、“信史”一类的期刊,那显然非《中国图书馆学报》(以下简称《中图学报》)莫属。然而,“全息记录”、“信史”一类的词汇毕竟太过抽象。换一个形象的说法,我把对《中图学报》50年奋然前行的大印象定格为一个可以意会的“三级跳”:1957年创刊到1964年辍刊是为第一跳,1979年复刊到1990年是为第二跳,1991年更名至今是为第三跳。在这个如浴火凤凰般涅槃升腾的阔大历史图景中,我感受着《中图学报》不同阶段的神韵、气象与风格,感受着何以可谓“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图学报》前身称《图书馆学通讯》(简称《通讯》),因着有“文革”前后长达15年的被迫辍刊,或可概分为“前《通讯》时代”和“后《通讯》时代”。对于这个“前《通讯》时代”,时下的一些评论文章多用“乏善可陈”一类的字眼一笔带过。所以,当着我无意间注意到《学报》(注:用此谓专指更名后的阶段)在显著位置标示有“创刊于1957年”,它予我最初印象大抵可用标榜、作秀之类来形容。于今思之,委实为大不敬了。近年因着治学之需,我曾数度查阅研读“前《通讯》时代”的文献。拨开当时学术界之于基础理论的“大批判”以及弥漫于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的泛意识形态化的重重阴霾,我不但惊奇地发现数十篇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多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发凡起例之作、承前启后之作竟出自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尤为当年那些潜心于真学问的前辈大家的拳拳赤心、铮铮风骨和放眼于世界的胆识胸襟所深深震撼。个

中情委让我不禁联想到《易》的一个爻辞:“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甚而,它还令我每每思摩我们这个行当的一个不算太远的鼻祖纪昀在编“四库”时设“存目”的个中深意……

《中图学报》生于艰世,蛰于困顿。“致命遂志”般涅槃重生,催谷了“后《通讯》时代”的奋然雄起和一路高歌。如是居间,无论为莘莘学子,为学人,为实践工作者或管理者,为编辑同仁,更遑论诸般渐有长进,“后《通讯》”一路伴我同行,似导师,如益友,若知音,时感高山流水,时犹灵智饕餮,每每拍案称绝,偶尔沉吟惋惜,体悟感念非止一端。

若言及我辈之于“后《通讯》”之大印象,并思学兄于1988年以“重负下的追求”为主基调勾勒的“《图书馆学通讯》印象”或可为一说。当时读之,便觉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然时过境迁后再而重温,亦不免生发出太多的新的感念与认知。的确,以所谓纯学术的眼光近乎苛责地看“后《通讯》”,又特别是这种眼光出自偏好这个行当的“非机构范式”解构和重构的新生代(这里不包括并思学兄等不多的一族)，“后《通讯》”确乎承受了这个行当唯一的国家级“学报”本不该承受的“重负”,它要顾及方方面面,平衡理论、实践两极,还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非但是很难,更觉得很“累”。然而,处在那个乍暖还寒、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特定年代,以我们这个行当、这个学科特有的内质与品格合配上“后《通讯》”特定的甚而是无可替代的结构性作用,也许就注定了(毋宁说是造就了)它“大百科全书”般的气质、风格与“大观园”式的具象……这当不是简单的一句“负重追求”可以了得。

相形之下,《学报》的生态大环境、生态小环境较之往昔已有质的改观,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合力营构,《学报》终于踏上了与业界国字头学术期刊名实相符的发展道路,一个可誉之为“大雅之堂”的大模样已悄然浮出水面。其前景令人憧憬,其志向势道令人感奋。由是,这“第三跳”便有了大气如虹、“黄裳元吉”的印象。

或许,如上“三级跳”之大印象多少还是偏于《中图学报》个史之形胜。深蕴其中的“形而上”之种种,或更引人追念、发人深省。

细细打量前后《通讯》延至《学报》的卓尔不群之旅,我们总能时不时地嗅到虽隐介藏形却经常是令人心为之动、魂为之牵的“大家”之气息。这“大家之气”在“前《通讯》”便是虽处困顿却致命遂志与童心不泯;在“后《通讯》”当是自信而不自负、抱朴守拙而不失胸襟开阔、敢为人先又不偏执一端、虽负重能举之若轻的那份“大不惑”;在《学报》,恰是那虽高屋建瓴而不自诩,思大有为而不做秀,望远大而不失矜持,处喧嚣之闹则力避心浮意躁,居庙堂之高能体四野情状……之种种。在我看来,或正是这一以贯之的“大家之气”才真正是勾连起《中图学报》50年多彩华章的几近于凝重的基色。推而广之,它当也是深蕴于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图书馆学沧桑巨变中的底气与绵绵内力。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由对《中图学报》大印象之梳理参详,我们当然也有太多的理

由生发出太多的愿景。我们愿景着,《中图学报》在新世纪更趋宽松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下更加超脱,更加善待学术竞争,既为“华山论剑”设坛,又为后起之秀铺路搭桥;我们愿景着,《中图学报》在我们这个行当、这个学科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西进”之间、“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弘扬传统与崇尚创新之间、“人文”与“科学”之间等等,搭建一个更为平等、更加充满张力的“对话”平台;我们愿景着,《中图学报》不为那些人为了且日趋异化的“引文率”、“影响因子”、“核心期刊”之类所累所惑,更加执著于打造学术精品,善待非强势选题和研究领域,“高尚其事”,坚定地守望学术尊严,力排玄学、伪学、应时之学;我们愿景着,《中图学报》化“国字头”和“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为资源优势,审时度势,精心谋划,重拳出击,为当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真正走向社会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们更愿景着,如许之愿景终成新的大印象。

印象者,诚主观之于客观之映象。本就不免“主观”,况以文字表述,更不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惟其发自肺腑,真情流露,赤心可鉴,或可忝为献给《中国图书馆学报》50华诞的一份别致贺章。

张欣毅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主编。通讯地址:宁夏自治区图书馆。邮编 750021。

(来稿时间:2007-06-05)

(上接第18页)当然,《中国图书馆学报》成绩的取得,是我国图书馆学工作者一代又一代努力奋斗的结果,但也是与历届《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的同志们默默无闻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分不开的。在《中国图书馆学报》50周年之际,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建设,对图书馆未来事业的发展,对图书馆学学科的坚实,乃至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影响,我希望《中国图书馆学报》百尺竿头,再创佳绩,把品牌打造得更响!谨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1. 坚持《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沿性和学术性。在网络时代的脚步中捕捉机遇,为图书馆学科的发展构建新的平台,鼓励大家放飞梦想,摒弃对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科未来发展的悲观和不作为思

想,踏上新的征程;

2.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路子,引导图书馆界对不同观点开展畅所欲言的讨论;

3. 坚持办刊与人才培养的结合。《中国图书馆学报》要充分发挥园地的作用,把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结合起来,多做宣传,争取得到学界和业界更多人的关心和支持;

4. 建议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报》的网站,建议《中国图书馆学报》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更活泼一些。

徐引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北京北四环西路33号。邮编 100080。

(来稿时间:2007-06-12)